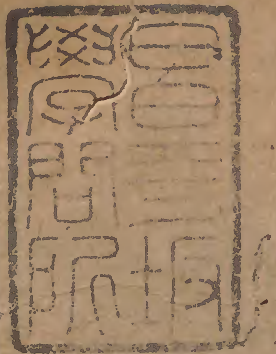


舊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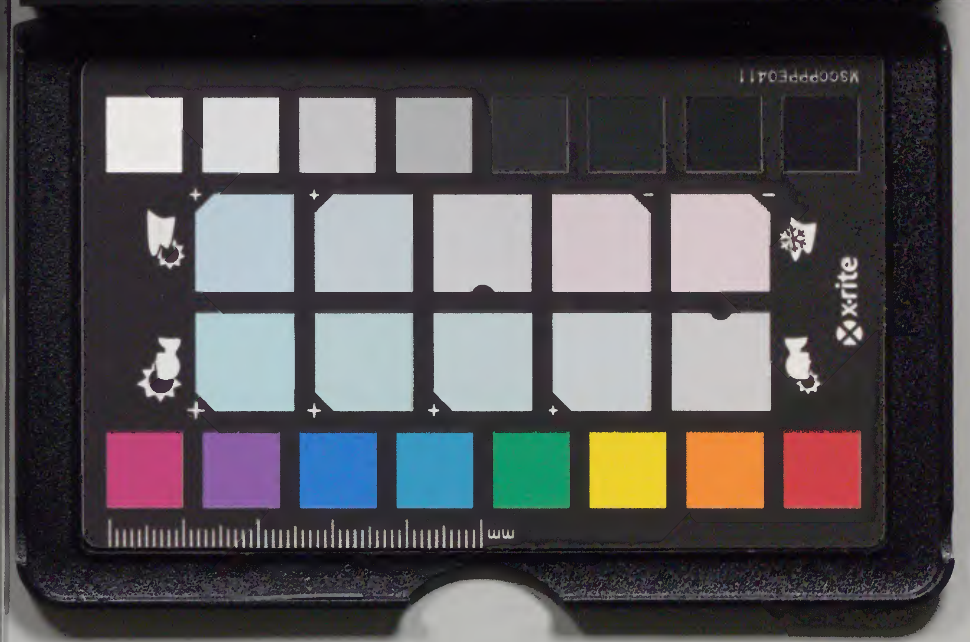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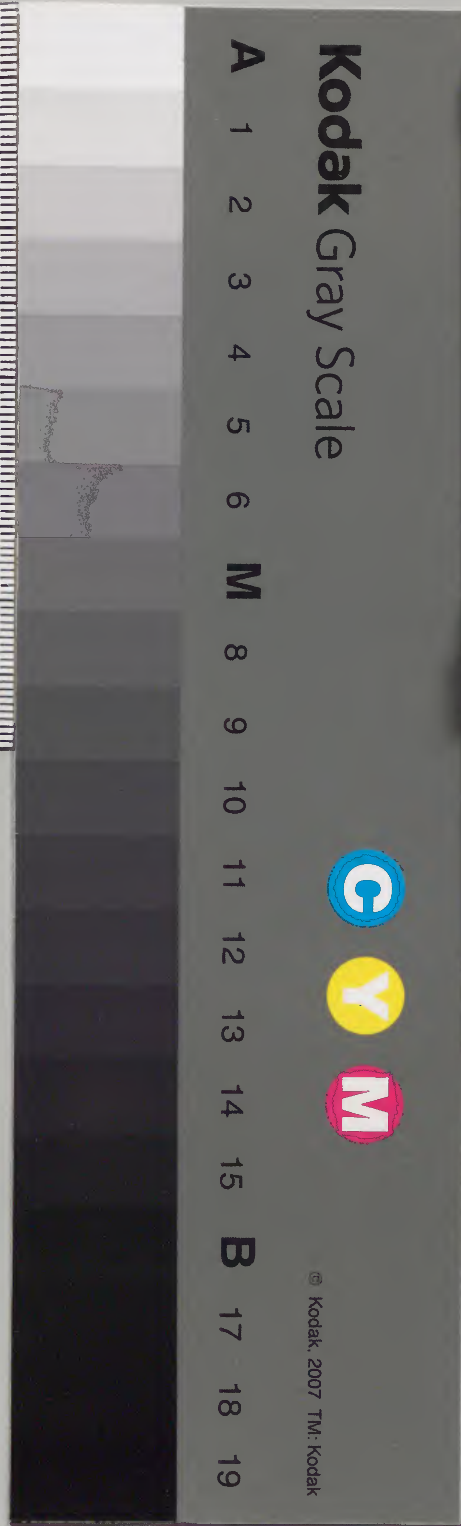
傳八十九之九十四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五	五	五	五	五
八	八	八	八	八
四	四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六	二	書	
函	四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5	
冊數	40 (21)		
函號	281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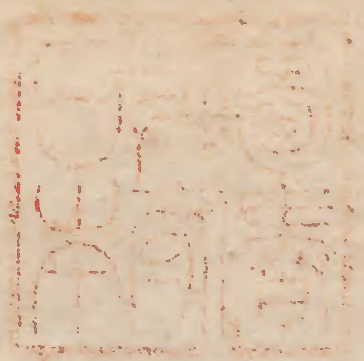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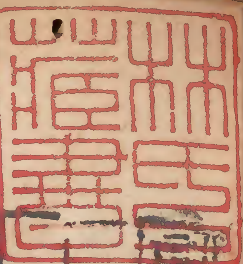
陸贄

淺草文庫

劉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贄卑贈禮部尚書贄少孤
 特立不群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
 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
 甚知贄也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
 贄曰願備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
 意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
 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蓋既居近密感人
 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
 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
 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



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
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
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
不愆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
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
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群臣請上
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
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
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
驚尚待禋祀中區多梗犬豕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
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未議
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
可執滯卿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帝或稱王但一字

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
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其德
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
然可辨况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
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
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日宸鑒煥發德音引
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
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刻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
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蕃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
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
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割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
所用盡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
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矢邦終以鉅寇
記曰貨恃而入必恃而出豈其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

儉約斥遠貪饗雖內庫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變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遺秘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誣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眈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擣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一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德恩及過差爲至

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上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惣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雖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一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命許公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

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叔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不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寺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

五防飛謗欲戰則透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費遂構伴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下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光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讎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無人

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必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於以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甚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

就東則足得為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贊綽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示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為節度。贊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數猶存。勤王之帥。悉在畿內。急宣速告。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後為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小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介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

効至如官闈近侍。班俱號功臣。伏恐武臣具錄先散失。官人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若鍾陛下思。欲懼災相賀。懲忿釋怨。煦仁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靈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非庶歸德。苟不如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遭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台郊甸。遠用室廬。日役疲瘵之疇。重戰傷殘之卒。皆忿死感上天。悔禍之着。荷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愛。以復宮為急。損之又損。尚懼猷之易滋。艱之惟新。猶思戒慎之難。以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

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六為號善是室室亦天子之尊富有官掖如此等輩固繫有徒但恐傷多且憂之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吾德有言婦人今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恩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選之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王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帛恤死義慰犒有功絞緝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埋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山楫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來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繫群情未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

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襲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常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贄意蓋為盧杞趙贄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見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共短贄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為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相其公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

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
迎至京師措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高山豐樂寺藩鎮賻
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舉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
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至洛其禮遇如此免
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中謝日贊伏池而泣德宗為之改容
叙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為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贊贊亦短參之
所為言參黷貨繇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
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贊贊之士昇
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總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
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為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
久為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自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為已
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
騰變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
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

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與諸司所舉多引用
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
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
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
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自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行南
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擬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
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
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
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宗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亦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既納臣言而用
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
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上固無必定之計
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
常必叟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

不能終善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為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平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諸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為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朝列，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

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皆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繁，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切也。陛下設曆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逾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績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繼。今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儻易而得人，陛下慎

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官精擇長官必命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任其選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試所驗之實虛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手乎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一而已乎上雖善其所陳長官知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異自乾元已後舊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田是選人俾擄其數很多文書不接真偽難辨吏緣為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謀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官自為三分計闕其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例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替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滑諸鎮之軍也更蕃將來疲於成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打虜戰賊多有敗歟又蕃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

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俟閭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季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末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會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

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二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繫未明禦之則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哨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

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蕩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為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海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發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數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壓任人從衆則必全比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戢

廻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距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未逞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溲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後其侵地攻其堅城前名勝負未必之虞後有覬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艸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

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用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遠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繕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鬪寇小至則張勢以遏止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候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存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以長制短則用

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選用其力。

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屬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推，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徠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充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

爾駭將異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慮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傲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克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擢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誦徒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秣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羸弱之輩戎每至乃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然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藪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雖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官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讎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衰賤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

責虧度措置垂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毋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擁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人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闕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凡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平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麟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

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緡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_望之慕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草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快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_數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效不能馬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

所_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糧某人參佐要若干主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戒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_任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旦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

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皆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運籌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鞫為椎剽樞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邊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若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運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膏肓不瘳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國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營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

委本道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交糧委關東諸軍州募番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本今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而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為戰時至則家自力籌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併罷其二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

戶口稍多者恒保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上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嗜誅之有軌道廢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王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整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叅旣貶郴州節度使劉士寧餉叅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叅有隙且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叅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拜貶叅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叅語得之於贊云叅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于公

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陋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姦寃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早溽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元等搖動軍情語在口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叅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贊者賞千金翌日贊謁見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

今學士代之朝... 合歸... 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
言學上私臣玄宗初... 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
贊指斥通微通玄故... 可其奏... 在忠州十年常閉閣靜處人不識
其面後避謗不著書... 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
方五十卷行於代初... 乘政... 駕部員外郎李言直為明州長史量移
忠州刺史贊在忠州... 言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為贊憂而吉甫忻然
厚禮都不衙前事以... 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
平生志... 贊初猶... 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為長者後有薛延
者代吉甫為刺史延... 謂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常臯累上表請以
贊代已順宗即位與陽城... 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

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 比漢之賞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
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 初蒙天子重知末... 淪躓皆相類也而詛止
大夫贊及台鉉不為... 小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棼以

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贊
珥筆之列調餽之地欲以片心除叢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爽其誠
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
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
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辭之君為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日
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韋臯劉闢附

張建封

盧群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大曆初以建陵挽郎詔補華州叅軍累授使府
 監察御史平相張鎰出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奏臯為營田判官得殿
 中侍御史_其推知隴州行營留後事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
 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
 于楚琳先_日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自隨後泚為鳳翔節度使既
 罷留范陽工_其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鷲之持泚既以逆徒圍奉
 天雲光因_其疾請臯為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暉伺知之白
 臯為備雲止_其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开陽遇泚家僮蘇玉將
 使于臯所_其至謂雲光曰太尉已登寶位使我持詔以章臯為御史
 中丞君可以_其兵歸隴州臯若承命即為吾人如不受詔彼書生可以



圖之事無不濟矣乃反旆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
乃問雲光口始不言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
知公有新命今乃復還願與公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又謂雲
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使城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
書生待臯且以為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臯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
臯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曰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
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為鳳翔節度使臯斬海
廣及從者三人使報泚於是詔以臯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
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臯遣從兄平及奩繼入奉天城中聞臯有
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
難逆臣乘間益據宮闈而李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
及本使既不至爭上安能卹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
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仗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
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逾此志明神殛之追於

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
檢校禮部尚書與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為左金吾衛將軍尋遷大將
軍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
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眾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
為前鋒四年臯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
佐時至蠻國羊吼咩城其二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
其年遣東蠻思王璽使直度衝直馬等相率入朝南蠻自雋州陷沒
臣屬吐蕃絕朝貢日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簡
習精卒以入蕃界與蠻於故雋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
二節度斬首二千餘人擒節度使四十五人皆悉殺之死者不可勝
計蕃將乞臧遮遮者之功加節度使九年南詔蠻州城慮為吐
蕃掩襲詔舉出兵牽制之功加節度使九年南詔蠻州城慮為吐
和城通鶴軍吐蕃南元論莽熱率眾入破之殺傷數千人

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以功進位後夜石堡射擊又招撫西山羌女訶陵白狗通租弱水南王等入國會長入貢闕延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交播使于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收復嵩州城于六年皇命將出軍累破吐蕃於梨蕩二州吐蕃於是吐蕃酋帥兼監軍將八十七人舉國落來降定德有計略習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其番中諸將稟其成策至是自以扞邊失律懼得罪而歸心焉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批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逐北寇靈朔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令鎮靜軍使陳洎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兵千人出龍溪石門岷南維保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趨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毗等四千趨吐蕃樓鷄老翁城都將高侗土英俊兵二千趨故松州隴東兵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州黎蕩路又令鎮南軍使韋良金兵一千三百續進雅州經畧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趨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雋州經畧使陳孝暘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東蠻二部落王苴那時等共四千進攻昆明城諾濟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里蕃軍連敗於是寇靈朔之衆引而南下贊普遣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譟嚴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于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臯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實者李忠言侍其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國政高下在心臯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

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
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關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關
乃私去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吐舌自以大臣可議
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求固
無疆莫先儲兩伏聞聖明以山陵未祔哀毀逾制心勞萬機伏計旬
月之間未甚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
伏望權令皇太子監撫庶政以俟聖躬痊平一日世岳機免今壅滯又
上皇太子賤曰殿下體重離之德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
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卑位居將相志切匡扶元朝獎知早承恩
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為願上答睿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
睿哲英明攀感无朝志存孝理諒闇之際方委大任但付託偶失於
善人而叅決多虧於公政今群小得志隳紊紀綱日以勢濫政由情
改朋黨交構災惑宸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
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貪賄流聞遷轉失

叙先聖屏黜賊犯之類咸擢居省寺之間至今忠臣隕涕正人結舌
遐邇痛心人知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
傾太宗之王業伏惟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廟朝將垂二百年欲及千
萬祀而一朝使叔文奸佞之徒侮美朝政恣其冒臆坐致傾危臣每
思之痛心疾首伏望殿下斥逐群小委任賢良悽悽血誠輸寫於此太
子優令答之而裴均嚴綬賤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任文之黨
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廢朝五日韋在蜀二十一年重賦
歛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之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
屬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洩所為於闕下故也
故劉闢因臯故態圖不軌以求三川厲階之作蓋有由然臯兄聿時
為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據西川叛臯姪行式先娶文若妹而聿
不奏旣收行式以其妻没官詔御史臺按聿聿下獄有司以行式妻
在遠不與兄同情不當連坐詔歸行式妻而釋聿
劉闢者貞元中進士擢第宏詞登科韋臯辟為從事累遷至御史中

承支度副使永貞元年八月韋臯卒關自爲西川節度留後率成都將校上表請降節鉞朝廷不許除給事中便令赴關關不奉詔時憲宗初即位以無事息人爲務遂授關檢校工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關益兇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統三川與同幕盧文若相善欲以文若爲東川節度使遂舉兵圍梓州憲宗難於用兵宰相杜黃堂奏劉闢一狂蹶書生耳士師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驍果可任舉必成功帝數日方從之於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京西行營兵相續進發令與嚴礪李康犄角相應以討之仍許其自新元和元年正月崇文出師三月收復東川乃下詔曰朕聖皇祖玄元之誠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恭惟聖謨常所祇服故惟文誥有所不至誠信有所未孚始務安人必能忍耻朕之此志亦可明徵近者德宗皇帝舉柔服之規授宰衡之傑弘我廟勝遂康巴庸故得南詔入貢西戎寢患成績始究元臣喪亡劉闢乘此變劫坐邀符節朕以成狂命者雖乘於理體從權便者所冀於輯寧竟

士之謀遂允僥求之志朕之於關恩亦弘矣曾不知恩名牛羊之力飽則逾兇畜梟鏡之心馴之益悖誑惑士伍逼梓州誘陷戎臣塞絕劍路師徒所至燒劫無遺干紀之辜擢髮難數朕爲人司牧字彼黎元如闢之罪非朕敢捨可削奪在身官爵六月崇文破鹿頭關進收漢州九月崇文收成都府劉闢以數十騎遁走投水不死騎將鄧定進入水擒闢於成都府西洋灌田盧文若先自刃其妻子然後縋石投江失其屍闢檻送京師在路飲食自若以爲不當死及至京西臨驛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乃驚曰何至於此是或給之曰國法當爾無憂也是日詔曰劉闢生於士族敢蓄梟心驅劫蜀人拒扞王命肆其狂逆誑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至死不迴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郎等九人並處斬闢入京城上御興安樓受俘能令中使於樓下詰闢反狀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送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即日戮於子

西南隅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闢因
深裂食之惟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
其怪歟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祖仁範洪州南昌縣令貞元初贈鄭州刺史
六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安祿山反今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至
魯郡太守韓擇木具禮郊迎置於郵館玠率鄉豪張貴孫邑段絳等
集兵將殺之擇木怯懦大懼唯負外司兵張子然其計遂殺庭偉并
其黨數十人擇木方遣使奏聞擇木張子俱受官賞玠因遊蕩江南
不言其功以建封貴贈秘書監建封少頗屬文好談論慷慨負氣以
功名為已任寶應中李光弼鎮河南時蘇常等州草賊寇掠郡邑代
宗遣中使馬日新與光弼將兵馬同征討之建封乃見日新自請說
喻賊徒日新從之遂入虎窟蒸里等賊營以利害禍福喻之一夕賊
黨數千人並詣日新請降遂悉放歸田里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
建封於觀察使韋之晉辟為參謀奏授左清道兵曹不樂吏役而去

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聞其名辟之彰既未曾朝觀建封心不悅之遂
投刺於轉運使劉晏自述其志不願仕於彰也晏奏試大理評事勾
當軍務歲餘復罷歸建封素與馬燧友善大曆十年燧為河陽三城
鎮遏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李靈曜反於梁宋間與
田悅掎角同為叛逆燧與李忠臣同討平之軍務多咨於建封及燧為
河東節度使復奏建封為判官特拜侍御史建中初燧薦之於朝楊炎
將用為度支郎中盧杞惡之出為岳州刺史時准西節度使李希烈
乘破滅梁崇義之勢漸縱恣跋扈壽州刺史崔昭數書疏往來淮南
節度使陳少遊奏之上遽召宰相令選壽州刺史盧杞本惡建封是
日蒼黃遂薦建封以代崔昭牧壽陽李希烈稱兵寇陷汝州擒李元
平擊走胡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
勉棄城而遁涇師內逆駕幸奉天賊鋒益盛淮南陳少遊潛通希烈
尋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賫僞赦書二道令送少遊及建封至壽州
建封縛楊豐徇於軍中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迴者同至建封

集衆對中使斬豐於通衢封爲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
既怒且懼建封乃具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又僞署其黨杜
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令先平壽州越江都建封令其將賀正元均邵
怡等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又爲伊慎所
挫劔尋加建封兼御史中丞本州團練使車駕還京陳少遊憂憤而
卒興元元年十二月乃加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觀察使
於是大修緝城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自是威望益重李希烈選兇
黨精悍者率勁卒以攻建封曠日持久無所尅獲而去及希烈平進
階封賜一子正貢官初建中年李涪以徐州歸附涪尋卒其後高承
宗父子獨孤華相繼爲刺史爲賊侵削貧困不能自存又咽喉要地
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徐州濠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既割置軍伍建封
觸事躬親性寬厚容納人過誤而按據綱紀不妄曲法貸人每言事
忠義感激人皆畏悅七年進位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加檢校右僕

二年冬入覲京師德宗禮遇加等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
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賜名馬珍玩類
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
書置白望數十百人於两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
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至
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銀人無功詣市
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皆有農人以驢馱柴者市
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選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者市
肯受曰須得爾驅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而食今與
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送之
宦者賜農夫絹一匹然宦者不爲之改諫言御史
吳秦以爲里爲京兆尹深言其弊建封入覲具奏
而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希宦者之言因入奏事
師游手墮業者數千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
信之凡

言市者皆不聽用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上聞建封對曰
錢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
而河東節度使李詵華州刺史盧微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
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上深嘉納又金吾大將軍
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兼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建封亦
之乃下詔曰比來朝官或諸處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素是
故或曾同僚友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礼人情所通起今已後
金吾不須聞十四年春上已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特令建封與
宰相同座而食貞元已後藩帥入朝及還鎮如馬燧潭城劉玄佐李
真曲環之崇秩鴻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者建封將還鎮特賜詩
牧守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觀展遐寧
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歡
不盡懷車馬當還期毅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遑勿以千里遙而云
知只今高品中使賞常以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

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篇
以自警勵建封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
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貞元時文人如許
孟容韓愈諸公皆為之從事十六年遇疾連上表請速除代方用韋
夏卿為徐泗行軍司馬未至而建封卒時年六十六冊贈司徒子愔
愔以蔭授虢州參軍初建封卒判官鄭通誠懼軍士
謀亂適遇浙西兵遷鎮通誠欲引入州城為援事洩三軍怒五六千
人斫甲仗庫取戈甲執帶環繞衙城請愔為留後乃殺通誠楊德宗
大將段伯熊吉遂曲澄張秀等軍眾請於朝廷乞授愔旌節初不之
許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加杜佑同正軍事以討徐州既而泗州刺
史張仵以兵攻埭橋與徐軍接戰仵大敗而還朝廷不獲已乃授愔
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御文中丞充本州團練使知徐
州留後仍以泗州刺史張仵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
後正授武寧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元年破疾上表請代徵為

兵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為武寧軍節度代
徐徐軍喜復得一州不敢為亂而惜遂赴京師未
年百姓稱理詔贈右僕射

盧群字載初范陽人少好讀書初學於太安山
聞其名辟為從事建中末薦於朝廷會李希烈
群為監察御史江西行營糧料使興元元年江
為判官曹王移鎮江陵襄陽群皆從之幕府之
聞貞元六年入拜侍御史有人誣告故尚父子
寶王者張氏兄弟又與尚父家子孫相告訴詔
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
家事子儀有大勲伏望陛下特赦而勿問俾私
時人嘉其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
少誠擅開決司洧等水漕輓漑田遣中使止之
蔡州詰之少誠曰開大渠大利於人群曰為臣
於人須俟君命且人臣須以恭恪為事若事君
恭恪固亦難矣凡數千言論以君臣之分忠順
即停工役群博涉有口辨好談論與少誠言古
聽又與唱和賦詩自言以反側常蒙隔在恩外
祥瑞不在鳳凰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衛霍
一身江河潛注息浪巒巒款塞無塵但得百察
羅綺金銀少誠大感悅群以奉使稱言俄遷檢
承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六年四月節
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先寓居鄭州典質
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今召還
疾其年十月卒時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工部
有差

史臣曰韋南康張徐州慷慨下位之中橫身喪亂之際力扶衰運氣
激壯圖義風凜凜聳動群醜舂盜之喉折賊之角可謂忠矣而韋公

季年惑賊闢之奸說欲無巴益則志未可量徐州請覲頗有規諫之
言所謂以道匡君能以功名始終者盧載初喻少誠還地券君子哉
三子之賢不獨得
替曰南康英壯力匡交喪張侯我烈志平亂象見危能振蹈利無諂
韋德不周張心可亮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相同校

田承嗣

姪悅 承嗣子緒

田弘正

子布牟 布子在宥

張孝忠

子茂昭

昭子克勤

第茂宗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
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倖斬奚契丹功補左清
道府率遠武衛將軍祿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祿
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
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兒繼亂郡邑傷殘務在
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為安史註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
慮賊平寵衰欲畱賊將為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
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
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

猜好勇雖外受朝言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害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雁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爲大都督府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翼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三人慰安言詞不遜大曆八年相衙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嵩欲邀旄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嵩率衆歸於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弱惑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洛州楊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其大將割耳勞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田承嗣出自行關東各邊反早叅戎秩効用無聞常輔兇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

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瀛博流離思明繼置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全其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詆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苜蓿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衙之器所管素殊而逼脇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爲茂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搔擾隣境救災旋又更拜磁州重威震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寃又四州之地皆

列屯營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業農藏
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子遺其為蓋在無赦欲行計問正厥刑書猶
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
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撫循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
承嗣迫巡相衛仍却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割
抑令騰口相稽當眾誼譁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為憑此而可容
何者為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
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使朱滔昭義
節度李承昭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勳汴宋節度使田神玉等皆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在加討按軍
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皇失圖乃遣牙將郝
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先并姪悅等悉
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輝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
輝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千眾百赴之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

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
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為七州節度
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
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
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為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
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
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為魏博中軍兵馬
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為
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
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
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初悅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
綸素昧時機先以符信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偽亦順命即依符罷
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谷有父母妻子既
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眾遂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

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驟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
駕將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巳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
遣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正巳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
扈萼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
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巳卒子納亦
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忠等討
栢州悅將孟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
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
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伾為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
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眾遁走保汜水馬燧等三師距
悅軍二十里為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悅魏將曹俊者承嗣之舊
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萼以曹俊為貝州刺史及悅拒官
軍於臨洛大為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俊曰兵法十倍

則攻圖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嶺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
北二十四州悉為尚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
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
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汜水馬燧等三師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
之眾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
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師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
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
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既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
者是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為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三帥
云亡子弟求襲悅既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
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勳無為
俱死也乃自馬投地眾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恩公不忍聞此
今士民之眾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敗猶
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髮誓以為要誓於

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為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
 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為悅所害悅觀
 城內兵仗罄乏士眾衰減甚為惶駭乃復召郡守俊與之謀既至完
 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
 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
 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為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
 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
 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則使於北軍
 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旬朔之內投東鹿下深州
 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
 有詔得惟岳郡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
 也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河朔不令
 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董晉被屠藏詐破梁崇義殺二
 日餘心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

死矣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
 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之義也
 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
 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
 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三郢與許士則
 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
 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為後患乃
 遣小校鄭慳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
 畱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眾出戰於御河之
 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四
 日起軍南下次宗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
 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
 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
 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

於河三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為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為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為范陽府涇州為真定府魏州為大名府鄆州為東平府皆以長子為元帥

偽稱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為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關諸師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直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復無謀以故頗致破敗士眾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竹悅方宴巢父為其從弟緒所殺緒承嗣第六子大曆末授京兆府參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為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主衛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悅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俟晝隙會興元元年朝廷看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既順命門階徵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殺悅腹心蔡濟扈寧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緒斬

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又入別院殺悅母
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
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遙呼之曰節度使眞郎君爲之他
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雷後明日歸罪於扈寧以其首狗然
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兄綸居長爲亂兵所殺遂以緒爲雷
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
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
大破朱滔于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改封
鴈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詔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
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足緒旣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
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時年二十三贈司空賻賚加等子三人季和季
直季安季和爲瀋州刺史季直爲衙將季安屺幼爲嫡嗣
季安字憂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爲己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

中書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
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雷後朝廷因
授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
處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
襲封鴈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無他才能亦履脩禮法及公主薨遂
頗自恣擊鞠從禽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徇情意賓僚將校言
皆不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宗命吐
突承璀爲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自供糧
餉帥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仁絳者嘗爲田
緒從事及季安爲帥絳與同職侯減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爲
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旣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
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大尉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懷諫母
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

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為雷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與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勸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 正本名興祖延恆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起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曆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己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庭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洛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嵩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廷玠不從召為節度副使悅殺謀

頗靈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郛同為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庭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受重之當季安之世為衙內兵馬使季安惟務侈靡不卹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欲撻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為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騃乃召弘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為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闕不出眾呼噪不已興出眾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

入府視事殺蔣工則十數人而已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與曰爾卒不能自悔取禍之道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管田等使仍賜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性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仲但以覲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微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龍為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與壤悉化戎墟外無車

馬內懷泉鏡管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舍垢 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 宸筭兼弱攻昧批亢擣虛竭膺犬之資展獲會之用導揚和氣洗滌 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際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毀之以正 聽大侈不居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 追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齒寒之懼屢 遣客問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辯弘正聽其言終久不倦遂深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 吳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絕其犄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三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

棟二州以自解十二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橫
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二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揚劉渡河築壘
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
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顏三百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
三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詔弘正請降淄青十二
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
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
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為太
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畱闕下憲宗勞之曰昨韓弘至朝
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畱意識可尚然魏土樂卿之
政隣境服卿之威為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日
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
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潁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
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使其深趙觀察等使弘

正以新興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為衛從十一月二
十六日至鎮州時賜鎮州二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誼騰以
為言弘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畱魏兵為紀綱之僕以持衆
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
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
叅佐將吏等三日餘口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贈賻加等
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千人競為崇
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
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祥年

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為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年尚幼知季安身
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
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
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鄆城布皆有功擢授御
史中丞時裴度為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質頭驍騎邊三布以

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秋弘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為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為首夜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皆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為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布喪服居聖室去旌節導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待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已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為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衛軍二萬七千計之結繫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時朱克融以張弘靖據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鬪志憲誠從而間之

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為憲誠所有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詔將復魏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復職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為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嘆廢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于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但征立終食而浩莫自茲吊代謏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供時觀豈不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宣於肝心鴻

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舞下氏之門漢袁戶鄉之節比
方於布今古為鄰况其臨命俱更處之不獲載形章表益深哀憫使
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戰爾則無愧觀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
端拱崇名職垂彝典撫斯以為報聊據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布子
在宥大中年為安南都護頗緝邊功早太和八年為少府少監充入
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年會昌初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
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為充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
立功累更藩鎮以忠義為談有所稱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父謚開元中
以眾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
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于二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于王武俊
本字孝忠形體魁偉長六尺餘性寬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
內供奉安祿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果毅折衝

本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

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
名孝忠歷飛狐高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
妻妹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城鎮十餘
年甚著威惠出承嗣之寇冀州也寶臣俾孝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
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
與朱滔戰於瓦橋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
配焉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既而寶臣
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懼不往寶臣使孝忠
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
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觀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
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借往則并命吾誓無患也乃歸果無患無幾
寶臣死其子惟嶽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
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據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說
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代罪使君何用

助逆不自求多福取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
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
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
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又遣易州歸事恭軍董積入朝德宗嘉之
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
令阻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
人在恒州者悉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娉滔
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東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
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
心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
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鬪緩之必翻然
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
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東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
加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
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
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
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為義武軍節度使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
朱滔王武俊謀叛詔田悅救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後遣蔡
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皆國作逆孝忠歸國今為忠臣孝忠性直
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
長相狎深知其心能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
滔又習以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峻
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榮惑議者多之又加檢校左僕射實
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為朱滔侵逼詔神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
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子德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
定賊不敢深入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銳卒六百從晟入關
赴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事滄州本
隸成德軍既移隸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

歲孝忠遺牙將程華往滄州交檢府藏回烈輜重數十乘上路滄州
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主賑恤乃袒載而歸言物不可得也殺
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
矣押牙且知州務云忠即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僞國華與
孝忠阻絕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
刺史御史中丞克橫海軍使仍改昭華令壽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
貫供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
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立噉而已其下皆其粗糲人皆服其勤
儉孝忠為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
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妹谷氏入朝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
隆厚五年七月為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檀興前檢
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
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員

元上在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為義成軍節度使使易定觀察使以
昇雲為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賜名
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
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
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書
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歸於太極殿每朝
預列聲哀氣咽人皆獎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
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
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視昔汾陽咸寧兩平北平嘗受此賜
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
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安
仁里第亦因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
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
太保復令還鎮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

軍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 創廩廩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夜
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二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今外道軍戎方
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二鎮兵馬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
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蒸與賊接戰屢勝茂昭
親擐甲胃為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乃詔
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
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游客間說茂昭志意堅
決拜表求代數四上之命左庶子任簡迪為其行軍司馬乘驛赴
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
就路將行誠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
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
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
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
平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

日冊贈太師贈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碩喪事所須官給詔
京兆尹監護諡曰獻武憲宗念其忠蓋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
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
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子幼請準
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貞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
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已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
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寔為亂法雖接近日勅
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
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為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祿少卿同正
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祿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幼待
年十三屬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即日授雲麾
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
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
有借吉為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

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之且無強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
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
聽况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太常博士韋彤
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
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
關睢冠於詩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以齊斬五服
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變也故制婚
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
衰服而衣冕裳去室而為親迎雖云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
願抑茂宗亡母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
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為閑
廐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
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
城平涼天水四郡幅圓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為會計都領

收隴間善水草及

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

蓋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於閑廐使寶應中鳳
翔節度使請以監牧緘貧民為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別勅賜
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特舉恩舊
事並以監牧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
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
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
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為名與今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
不相接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
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
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
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兗州
刺史御史大夫充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入
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和元和中為左

武衛將軍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
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
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勵行者
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為卿遠貶後復用為諸衛將軍卒陳楚者
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為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
精卒隨茂昭入朝受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
喪師定州兵亂乃除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
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郃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陳然
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立戰功入為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
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
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橫流莫救地分於群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
餘州竟為盜穴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
國力善無報始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弔禍福大端近

代之賢侯也

言曰田宗不令禍淫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
孔生厲階上失威柄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一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寶臣 子惟岳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 子士貞 士平 士貞子承宗 承元

王廷湊 子元遠 紹昇子景崇 元龜子紹懿 景崇子緒 紹昇 紹烈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鑣高之假子故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天寶中隨祿山入朝玄宗置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祿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祿山喜錄為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祿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劫太原尹楊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祿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偽署為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偽授忠志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

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
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為節度使乃
以恒州為成德軍賜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興六州
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正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
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薛嵩田承嗣李正
已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為表裏意在以上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
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
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實封百戶
寶臣正已皆為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
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繫寶正以告寶臣謝為教不
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曆十年寶臣正
已更言承嗣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
使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正已滑毫

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于聚彊椎牛醢酒犒勞將士
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已軍賞薄既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
已聞之懼有變即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
下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赴救擊敗
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于陳雷正已收承嗣之德州
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懼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
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
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
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為
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
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
敢進者承嗣止正已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
常欵立之乃勒石為讖密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
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

臣正已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哀吾滄州設得之當
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
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為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
以為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
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
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
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貌
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
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豐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內有
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
隴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
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偽為讖語言寶臣終
有天位寶臣乃為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
置金匱玉管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偽刻王為印金填文字告境內

云云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

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真董湯中飲之三日
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暗悞諸將不服即殺大將辛忠義
盧敞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
没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
保

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為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仍遣
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旌節
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真立諫以為不可惟
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為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震家
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為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畧為寶臣所忌
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
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
軍萬一不捷孰為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

討必命朱滔為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豈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其恩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為官軍所敗及於永州仰天誓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任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米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為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晉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願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群逆為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為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既而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東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東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正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既出恒州

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已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今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為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為福莫若劉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況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軍苟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俊子士真應於內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劫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他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

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為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為李納營田副使歷充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

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為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

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俱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毋行事姑之禮有吏誰何者即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借少年遂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乃召主幽于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一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于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河襲冠帶有詔襲美從居薊武俊初

號沒諾千年十五能騎射上元中為史思明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眾以幽遇直戰則難守則潰銳師遠闕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攝節度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人歷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洛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真各出兵討之諸軍與子期戰于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平負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遣百練承倩託書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替伺屏間獨武俊佩刀立于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為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嗣以為已資寶臣曰今承嗣有累矣可折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歸為父子效唾聞若傳

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費臣
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倉州請擒沅承嗣以取信許
之立選銳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
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己更相
為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
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惟岳不受命
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眾
戰於東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為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
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
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為
援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况比城乎復給
偽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
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州所闔軍
士自東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強兵宿境內張尚書已援定州三

軍使懼頻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軍使世命亦前在滹沱
處誰肝武俊子士真斬惟岳持首而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
定傳自上聞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與都
團練觀察使實封五百戶以康日知為深州團練觀察使時惟岳偽
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滔分兵鎮之朝
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
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
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芘李晟方計田悅敗悅於汜水後連歲暴兵
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
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
王以恒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
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既為周魯謀潰
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
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

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久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會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孺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今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齒在己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出關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曰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輪重後統帥人心固不可圖也曰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傷大夫本部易定滄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比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與邠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卑即思有併吞且河朔無異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真則窺大夫兼邠其北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滔

整臣禮不從即爲所攻奪此時臣滔平武俊被執作色曰上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真西連盟馬遂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二月武俊集二軍削偽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瑯琊郡王時朱泚偽冊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檀勁卒誘廻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縲十二三海內蕩折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廻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若閣下利則昭義軍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棄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授

遺豆此計就則趁振關中京邑可坐復變與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後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十日同征五月武後抱真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既交滙震恐抱真為方陣武後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後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復奔還幽州武後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為大都督府以武後為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戶餘如故車駕還京龍之逾厚子尚貴王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上念舊勳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群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賜絹三千匹布千端米粟三千碩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後媿忠奉國直賜謚忠烈子士真士清士平士則士貞嗣士貞武後長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令寶臣為帳中親將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為諸子暗弱為諸子所奪屢訂誅戮諸將離心武後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惜其才不列心謀之

密結寶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後亦盡心匡佐既兵敗東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防疑武後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後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今披肝膽為大夫者武後耳又士貞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後自厚不獨先公謂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貞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後到士真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後領節鉞以士真為副大使兼中書武後僭稱稱王於魏縣以士真為司空真定府留守武後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真為副大使兼中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武後兼觀祭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後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使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

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士貞佐父二
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
魏二鎮最為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
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

士清以父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
夫封北海郡王早卒

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
同正駙馬都尉元和中累遷至安州

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
為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

叔為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
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

是稍止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
至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

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

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為節度
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

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
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

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
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具

以張遵代還

承宗士真長子河朔三鎮自置副
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中

四年三月士真卒三軍推為留後
上表陳謝至八月令京兆少尹裴

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討德棣
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河正檢校

卷九十二

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

心為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

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

初為冀州刺史御史大

尚義陽公三加秘書少監

兵有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

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

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中

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

所司網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

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盜

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及擒

使不容諸父乃奔二京師用

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

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為邢州刺

士美討賊與攜離承宗之黨日

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

一語氣一美惡之密以狀聞乃

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其德等
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
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
為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
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
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
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宗
窺戎鎮而內外以事君之禮逆而必
先祖嘗有茂勳貸以私恩抑於公議
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
齒勳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
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中實一家而
武於得位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
性養之而益克加以表疏之中悖慢
斯甚式遏亂階期于無射

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承
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
等使會諸道軍進討神策
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
威令不振禁軍屢挫劔都將
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
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
于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
盧從史其略曰臣頃在苦廬
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
白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
天下之兵生海內之亂既不
變為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
於聖主下不觀其死親矯情
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
聞父之喪已
求利上敢欺
習臆今構禍

者已就擒獲拘究者實與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橫被從史離
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為心弘好
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
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網使樂棄年時朝廷以承確宿師無功
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使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
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
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
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為元濟游說
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
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
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為之旰食是
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
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隘道六節度之
衆討之時方淮西用兵國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德宗
度使補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賊其賊不戰
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
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
將石汎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
內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遣其意乃下詔曰帝者承
天子人下臨萬國觀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
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訪于典謨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訓
繼嗣不圖底寧方隅湯滌氣稜上以據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
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隱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
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賣於隣封後領蕃城受疑於朝
野國恩雖厚特憲不容威實自貽寵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
方諸侯飛奏盈箴竟請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
於動衆事豈願然開境愍罹其殺傷退舍為伏其士伍取陷救溺能
無慘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于甲令銘在景鍾雖再駕王師

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切朕懷近以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
需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
緘圖印以上開獻德祿之名部發困奉粟并竈貢煙地願帥於職方
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土土折茲舊服將表爾誠諒由效
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
物失所寢與靡盬忍驅樂土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既克剪暴常思止
戈予之此心天地臨鑒况常山師旅舊有功劳將改往以修來誓酬
恩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馮汗而再敷曠濬乃愆斷於朕志復此
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錄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
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其深趙觀察等使仍今右
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為德州刺
史充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官四州每州置錄
事參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

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

承元士真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為觀察使朝議郎左
金吾衛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
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
謀取帥於旁郡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
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
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替之承
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引欲使領事承元欲効忠
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
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參佐密疏諸帥天子嘉之授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兼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
使隣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告人栢耆
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
諸將號哭誼謹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

承元傳七十一

七十一

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
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貴幸勿為師道之事
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救
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
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
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
者亦皆擢用祖母涼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內宮筵待錫麥甚厚
王廷奏殺田弘正據鎮州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艱
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
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
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
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
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常行於兩河
元首請益法歸之有司自是交鄆諸鎮皆稟均輸之法承元

制所理稱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五十一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曰五哥之事
李寶臣父王武俊養為假子驍果善鬪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
武衛將軍同止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
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與祖父世為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沉
勇寡言雄猜有斷為王承元衙內兵馬使初承宗上稟朝旨田弘正
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
扶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為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
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衙兵謀於府
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知兵馬使
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湊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陞道兵仍
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
代李愬為魏博節度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
元翼為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湊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

廷奏事泄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奏殺弘正合從
構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
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州悻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
心囚繫島臣戕賊戎帥毒流州郡豐及賓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示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二方敢逆天
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
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虜虢相依一
時興師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
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諸屬
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况廷
奏關耳不帶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
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司參之晉陽輔以滄德掎角而進實若建瓴盡
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方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
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聞先扼其喉今瀛薊易定兩賊之咽喉
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則課無所入而以十
軍先進冀趙次臨并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
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而進討初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重胤宿
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胤叔良有中官之援朝辭日
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
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賊所敗衆皆陷沒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
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監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
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
顏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群盜帑藏虛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
共起征發自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六十五餘萬緣出其境便仰給度
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薪不繼諸軍多分畚樵
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
州數重雖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畧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
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強奪而懸軍深闕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

內官一人監軍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
湊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一玩寇邀
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
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
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
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興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
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
御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
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
命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
關深州將校城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
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
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
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

以充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以珍玩器幣妓女子第送
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
赴闕詔徵幽魏徐兗之師進討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
下詔絕廷湊進奉牙契將丁志治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
擊志治廷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
志治奔於廷湊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
朝廷厭兵誅之不異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湊遣使詣闕請罪
朝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興自李寶臣已來
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
仁未如廷湊之甚也又就加太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八年十一月卒冊贈太尉累贈至太師

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鄴知兵馬使廷湊卒二軍推主軍事請命
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

遷檢校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款歲時
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
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娉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三
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
從諫卒其子積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
為比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
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逵王釗安玉降何弘
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積功加太
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
冊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紹懿

紹鼎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
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
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贈布帛三百段米粟
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胤景崇景萬景崇為嫡時年

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泚為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
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
官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
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

景胤初為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
御史紹鼎卒出為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克本州團練守捉使景
崇於季父紹懿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
鼎卒三軍立紹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
汝成立今危掇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邊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
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
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
侍克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
使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盜起徐

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大
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童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
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
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劍
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隣以兵附處存入闕討賊奔
問行在貢輸相繼閔輔平定以功真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
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為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
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
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密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
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眾三萬赴之存孝
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
李有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趙州鎔復求
援於燕二年匡威率眾數萬來援會邢州郎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

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
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
之事皆為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劫鎔鎔抱持
之鎔曰公誠止人勿倉卒吾為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
請公帥之即並轡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
自率師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搗勞修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朱全
忠領鄆清三鎮兵強天下遣將萬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洛二州乘勝
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
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
理說耳請見梁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
王令明附并汾違盟絜信弊賊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曰公言過矣
且公為唐室之柩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
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為王

令計如何式曰但修好耳即復見錢請出牛酒貨幣以搞軍仍以鎔
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冬一人從昭祚入官于大梁全忠
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僭天下無主鎔不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
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仍賜號陸保定大功臣上柱國趙王食
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偽梁加尚書
及唐室中興去偽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拜魏國大夫人何氏卒起
復本官十八年為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史臣曰土運中微群盜孔熾寶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為
國蠹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為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虀吐
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於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
崇父握於阿衡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况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
為太息

贊曰鶴鷗為恠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旂金鉞虎子狼孫
茫茫黔首於何叫闐

唐書列傳第九十二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懷仙 朱希彩附弟

朱滔

劉怱 評子齊 雍

程日華 華子懷宜

李全 全畧子同捷

李懷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將守營州祿山之叛懷仙以裨將從陷河洛安慶緒敗又事史思明善騎射有智數朝義時僞授為燕京番守范陽元帥雍王統迴統諸兵收復東都朝義渡河北走乃令副元帥僕固懷恩率兵追之時羣兇瓦解國威方振賊黨聞懷恩至望風納款朝義以餘孽數千奔范陽懷仙誘而擒之斬首來獻屬懷恩私欲樹黨以固兵權乃保薦懷仙可用代宗復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與賊將薛嵩田承嗣張忠志等分河朔而帥之既而懷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

懷仙等四將各招合遺孽治兵繕邑部下名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懷仙大曆三年為其麾下兵馬使朱希彩所殺希彩自稱晉後恒州節度使張忠志以懷仙世舊無辜覆族遣將率眾討之為希彩所敗朝廷不獲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為幽州節度使授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詔縉赴鎮希彩聞縉之來蒐選卒伍大陳戎備以逆之縉晏然建旌節而希彩迎謁甚恭縉知終不可制勞軍旬日而還尋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節度留後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五年封高密郡王既得位暴橫自恣無禮於朝廷七年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斬之軍人立其兵馬朱泚為晉後泚自有傳

朱滔賊泚之弟也平州刺史朱希彩為幽州節度以滔同姓甚愛之常令將腹心親兵及泚為節度使遂使滔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自祿山反後山東范陽外雖示順實皆倔强不庭泚首勅臣節代宗喜甚命滔勒兵東入長安通化門西出開遠門出師勞還未有兵還王城者今而許之蓋示優異召滔對於三殿代宗臨軒勞問既而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各有長短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龍顏泚長臣五歲未朝鳳闕此不及臣代宗愈喜大曆九年泚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兼御史大夫及田承嗣反與李寶臣李正已等解磁州圍建中二年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十方陳橫進滔績泉為後視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為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以功加檢校司徒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以德棣二州隸焉朝廷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王武俊為恒冀二州團練使滔怒失深州武俊怒失寶臣故地滔構武俊同已反焉燧圍田

悅于魏州悅告急滔與武俊遂連兵救悅敗李懷光於愜山三年十一月滔僭稱大異王爲署百官與李納田悅王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與元初田悅王武俊以朱泚據京師滔兵強盛首尾相應田悅常謂武俊曰朱滔心險不可隄防遂相率歸順泚既僭號立滔爲皇太弟仍令以重賂招誘迴紇南攻魏貝卽西入關興元元年正月滔驅率燕薊之衆及迴紇雜虜號五萬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田緒殺田悅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寔分兵逼魏州管于王莽河德宗在山南慮二兇兵合遣使授王武俊平章事令與李抱真叶力擊滔四月恒潞兩軍次涇城北行營相距十里抱真自率二百騎徑入武俊軍面申盟約結爲兄弟五月四日進軍距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迴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騎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虔休犄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迴紇契丹部落兩軍旣合鼓譟震地迴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迴紇引退因而薄之迴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迴

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首數百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夜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滔至瀛州殺騎將蔡惟揚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六月李晟收京城朱泚姚令言死滔還幽州爲武俊所攻僅不能軍上章待罪九月詔曰朱滔累獻款疏深効懇誠若誠心益固善跡克彰朕當掩置錄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跡克彰朕當掩置錄勳與之昭雪貞元元年尋卒于位時年四十贈司徒劉忬幽州昌平人也父貢常爲廣邊大斗軍使忬卽朱滔姑之子積軍功爲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粘遷涿州刺史居數年朱滔討兵討田承嗣奏署忬領番府事以寬綏得衆心時奉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於瓦橋關滔脫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忬設方略鎮撫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令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及惟岳平滔然朝廷違約不與深州含怒不已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

趙相謀叛欲劫田悅怙恃知幽州番後事遣人齎書謂滔曰司徒位
崇大計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
爲對卿司徒重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
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辱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
今復何有怙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
貽後悔也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言卒無疑貳元出征伐必以怙
携番後事及借稱大冀王僞署怙爲右僕射范陽留守及泚據京邑召
滔南河至貝州地遠兵甲盡喪怙聞滔將至悉蒐范陽兵甲夾
道排列二十餘里以迎滔歸於府第人皆居怙忠義貞元二年滔卒
三軍推怙權撫軍府事怙爲衆所服卒有其地朝廷因授怙幽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
田觀祭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位三月而卒貞元元年九月卒
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賜布帛有差子濟繼爲幽州節度

濟怙之長子初母難產旣產侍者初見濟是一大地果氣勃勃莫不
驚走及長頗異常童所居室焚人皆驚救濟從容而出衆異之累歷
本管州縣牧宰及怙爲節度使以濟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怙卒
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朝廷姑務安因而從之累加至
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
寇邊濟帥軍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貞元中
朝廷優容藩鎮方甚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不奉法惟濟最務恭
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卽
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及詔討二承宗諸軍未進濟獨
率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
之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春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
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以與子孫六品官者凡
四人未幾有疾會赦承宗歸功拜兼中書令諡忠貞在鎮二十餘年雖輸
忠款竟不入覲又謀殺其弟灘灘歸國爲信臣及濟疾次子總與濟

親吏唐弘實通謀醜殺濟數日乃發喪時年二十四詔贈太師廢朝三日賻禮有加謚曰莊武弟源貞元十六年八月為檢校工部尚書兼左武衛將軍初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盡募之貶漢州參軍復不受詔濟帥師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白濱濟擒源至幽州上言請令入覲故授官以徵之

雍濟之異母弟也喜讀書工武藝輕財愛士得人死力事朱滔常陳逆順之理後怍為盧龍軍節度使病將卒雍在父側即以父命召兄濟自漢州至竟得授節度使濟常感雍奉已雍為瀛州刺史亦許以雍代已任其後濟乃以其子為副大使雍既歿濟遂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直趨京師在道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寵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瀛縣為理所及順宗傳位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詔雍言異端數百言皆廢立之事雍立命擊之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約以德宗山陵時伺使而動雍械令則送京師杖死之後錄功賜其額口保義其軍蕃戎畏之不為寇常有

復河湟之志議者壯之元和二年十一月卒總濟之第二子也性陰

賊險譎元和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為副使領留務時總為瀛州刺史濟署為行營都兵馬使屯軍饒陽師久無功總潛伺其隙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及帳內小將為謀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驚惶憤怒不知所為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渴索飲總因宣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遂領軍務朝廷不知其事因授以斧鉞累遷至檢校司空及王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賊武強縣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是時吳元濟尚存王承宗方跋扈易定孤危憲宗誓務姑息加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元濟就擒李師道梟首王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既營無援懷懼每謀自安之計初總弒逆後每見父兄為崇甚慘懼乃於官署後置數百僧

厚給衣食令晝夜乞恩謝罪每公退則憩于道場若入他室則怙惕不敢寐晚年恐悸尤甚故請落髮為僧異以脫禍乃以判官張臯為留後總以落髮上表歸朝穆宗授天平軍節度使既聞落髮乃賜紫號大覺師總行至易州界暴卒輟朝五日贈太尉擇日備禮冊命賻絹布一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先是元和初王承宗阻兵總父濟備陳征伐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旋屬被病不克成功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疏求入覲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為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漠州為一瀛盧士攻理之平薊媯檀為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羨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為久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漢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又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出如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誦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又命

不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缺望其後果為叛亂總既以土地歸國授其弟約及男等一十一人領郡符加命服者五人升朝班佐宿衛者六人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本單名華父元皓事安祿山為帳下將從陷兩京頗稱勇力史思明時為定州刺史華少事本軍為張孝忠牙將初李寶臣授恒州節度吞削藩隣有恒冀深趙易定滄德等八州寶臣既卒惟岳拒朝命以圖繼襲寶臣部將張孝忠以定州歸國授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朱滔討惟岳及惟岳誅朝廷以恒冀授王武俊深趙授康日知易定滄授張孝忠分為三帥時惟岳將李固烈守滄州孝忠今華詣固烈交郡固烈將歸真定悉取滄州府藏累乘而還軍人怒殺固烈皆奪其財相與詣華曰李使君貪鄙而死軍州請押牙權領不獲已從之孝忠因授華知滄州事未幾朱滔合武俊謀叛滄定往來艱阻二盜遂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錄事參軍李宇為華謀曰使君受圍累年張尚書不

能致援論功獻捷須至中山所謂勞而無功者也請為足下至京師
自以一州為使華即遣之字入闕備陳華當二盜之間疲於矢石德
宗深嘉之拜華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以華為使尋加工
部尚書御史大夫賜名曰華仍歲給義武軍糧餉數萬自是別為一
使孝忠存易定二州而已武俊遣人說華歸已華曰相公欲弊邑
仍舊隸恒州且借騎二百以抗賊俟道路通即從命武俊喜即以二
百騎助之華乃留其馬遣人皆還武俊怒其背約又以朱滔方攻圍
慮為所有而止及武俊歸國河朔無事日華即遣所留馬還武俊別
陳珍幣謝過武俊歡然而釋貞元四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
懷直習河朔事父卒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升橫海軍為節度以懷直為留後又於弓高縣置
景州管東光景城二縣以為屬郡累加至檢校尚書右僕射五年
起復正授節度觀察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不恤軍政軍士不
寒餒其帳下將從父兄懷信因眾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貞

元九年也德宗優容之依前檢校右僕射兼龍武統軍賜安業里甲
第妓女一人既而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
十六年卒年四十九廢朝一日贈揚州大都督執恭代襲父位朝廷
因而授之元和六年入朝憲宗禮遇遣之加尚書左僕射嘗夢滄州
衙門樓額悉帖權字遂奏請改名權十三年淮西賊平藩方惕息權
以父子世襲如三鎮事例心不自安乃請入朝十三年至京師表辭
戎帥因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之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
廣其居尋遷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卒贈
司徒權兄弟子姪在朝列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畧者本姓王名曰簡為鎮州小將事王武俊元和中節度使王
承宗沒軍情不安目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殺因
弘正穆宗為之旰食以日簡嘗為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御前極
言利害兼願有以自効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橫海軍
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未幾全子同捷入侍兼進錢于

萬踰歲同捷歸覲乃奏請授滄州長史知州事兼主中軍兵馬朝廷
初不之許後慮其目奇策將副經略之旨遂從之及得請全畧乃陰
結軍士潛爲久計外示忠順內蓄姦謀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且得
其心全畧忌而殺之仍弩戮其屬凡所爲事大率類此寶曆二年四
月卒子同捷初爲副大使居喪擅領留後事仍重賂藩鄰以求續襲
朝廷知其所爲經年不問屬昭愍晏駕文宗卽位同捷與易世之後
稍行恩貸卽令母弟同志同巽入朝今掌書記崔長奉表備達懇誠
請從朝旨詔授同捷檢校左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交海節度使以天
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滄州節度以代之詔下同捷託以三軍乞留拒
命乃命烏重胤率鄆齊兵加討又詔徐帥王智興滑帥李聽平盧康
志睦魏博史憲誠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等四面進攻同捷世行姦
詐自以嘗在成德軍爲將校燕趙之師可結爲城社乃以玉帛子女
賂河北三鎮以求旄鉞李載義初授朝命堅於効順乃囚同捷姪及
所賂玉帛妓女四十七人表獻又表朝廷加載義左僕射王廷湊司

徒以悅其心事廷湊本蓄狼心欲吞橫海乃出兵于境以赴同捷王
智興師次棣州詔曰李同捷幸夔舊勳不思繼緒斬麻未幾私行墨
纒毒殺忠良擾惑部校稽之國憲難寘常刑朕以頃在先朝已稽中
旨寔遵成命未議改圖乃曰留務之權授以戎帥拔負海之陋置之
中華推恩含垢斯亦至矣而同捷益懷迷執閉境練兵大詬鄰封拒
捍中使遐爾憤怨中外驚嗟叛命旣彰大義當絕事非獲已良用撫
然其在同捷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令諸軍進討俄而烏重胤卒授神
策節度使李寰代重胤出師無功召還乃加王智興平章事充行營
招撫使史憲誠遣大將丁志治與子唐帥兵二萬五千攻德州大和
二年九月智興收棣州因割隸淄青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
料使日費寢多兩河諸帥每有小捷虛張俘級以邀賞吝實欲困朝
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筭同捷旣窘王廷湊授之不及乃令
入誘丁志治俾倒戈攻憲誠許以代爲魏博節度志治信其言而叛
憲誠告難詔李聽以諸道兵攻之志治敗奔于鎮州李寰赴闕又

以李祐代為橫海節度三年三月詔諫議大夫栢耆軍前慰撫四月
李祐收德州同捷乞降于祐祐疑其詐栢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
祐從之者徑入滄州取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其月二十六日至德
州界謀言廷湊兵來劫篡耆乃斬同捷首傳而獻捷百寮稱賀同捷
母孫妻崔兒元達等既獻詔悉宥之配於湖南安置
史臣曰國家崇樹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援則干
戈勃起若懷仙之輩首亂河朔志深狡毒忠義之談罔經耳目以暴
亂為事業以專殺為雄豪或父子弟兄或將帥卒伍迭相屠滅以成
風俗斯乃王道寢微教化不及惜哉蒸民陷彼虎吻其間劉總粗貯
臣誠然而殺父兄以圖榮落髮髮而避禍未旋踵而暴卒他境斯謂
報應之驗與
贊曰國法不綱賊臣鳴張雖曰父子兇如虎狼惡稔族滅身屠地亾
蠢茲伏莽汗我彝章

唐書列傳卷第九十四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尚可孤

李觀

戴休顏

陽惠元

李元諒

韓遊瓌

賈隱林

杜希全

劉遲勝

邢君牙

楊朝晟

張敬則

尚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代居松漠之間大寶末歸國隸范
陽節度安祿山後事史思明上元中歸順累授左石威衛二大將軍
同正克神策大將以前後功改試太常卿仍賜實封一百五十戶魚
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甚委遇之俾為養子奏姓原氏名智德以禁
兵三千鎮于扶風縣後移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
肅軍邑安之朝恩死賜可孤姓李氏名嘉勳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
年七月除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名尚可孤以所

統之衆起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賊衆方盛遂營於七盤修城柵而居之賊將仇敬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來寇可孤率兵急擊擒仇敬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決策攻討五月晟率可孤及元光之軍收京城可孤之師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可孤性謹愿沉毅既有勲勳衆會之中未嘗言功賊平之後營於白花亭御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帥師與諸軍進討次於沙苑遇疾卒于軍贈司徒贈布帛米粟加等喪葬所須並令官給李觀洛陽人其先自趙郡徙焉秋官負勲敬仁姪孫也少習武藝沉厚寡言有將帥識度乾元中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喜之令佐坊州刺史吳佑充防遏使尋以憂免居整屋別業廣德初吐蕃入寇變駕之陝觀於整屋率鄉里子弟千餘人守整屋之西戎人不

敢近會鎮南節度楊慎微將之鎮以觀權謀奏充偏將俾總軍政及徐浩李勉繼領廣州尤加信任麾下兵甲悉委之平馮崇道朱泚時有功累迁大將李勉移鎮滑州累奏授試殿中監加開封府儀同三司追赴闕授右龍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餘衆列之通衢整肅鞞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衛興元元年閏十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在鎮四年雖無拓境之績勵卒儲糧訓整寧輯及平涼之師會渾瑊旣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迫及城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裏以免帝優賞賜賚甚厚特詔褒美其年朝京師除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以疾終貞元四年贈太子少傅戴休顏夏州人仕軍伍以膽略稱大曆中爲郭子儀部將以戰功累

遷至塩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漢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
嘉之賜寶封二百戶與渾瑊杜希全韓遊瓌等捍禦有功車駕再幸
梁洋雷守奉天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
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
營節度使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休顏追賊
至中渭橋李晟既清宮闕休顏與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泚餘衆及
策勳加檢校右僕射封至六百戶七月扈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以
褒功伐尋拜左龍武將軍貞元元年卒年五十九廢朝一日贈賻有
差

陽惠元平州人以材力從軍隸平盧節度劉王臣後與田神功李忠
臣等相繼泛海至青齊間忠勇多權略稱為名將又以兵隸神策充
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初大曆中兩河一平定事多姑息李正己有
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曹濮徐空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
有恒易深趙滄異定七州之地有兵五萬一出承嗣有魏博相衛洛具

澶七州之地有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其衆二
萬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宇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
盤根結固相為表裏朝廷常示大信不為拘限緩之則嫌豐自作急
之則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為之罷役
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凡歷三朝殆二十年國家不敢興奉
石撮土之役代宗性寬柔無怒一切從之凡河朔諸道徒步奏計者
必獲賜賚及德宗即位嚴察神斷自誅劉文喜之後知朝法不可犯
四盜俱不自安奏計者空還無所賞賜歸者多怨或傳說飛語云帝
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城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于曹
州田悅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
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
已唯爾將校羣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冑不
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于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稽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甲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

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境攻取或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
春生植品物資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忒心痛悼鬱如焚
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士卒多泣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
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
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
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他軍
無子遺唯惠元一軍餅壘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反
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
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今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
朔與懷光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背國叛逆惠元義
不受汧脫身奔竄奉天會乘輿南幸懷光怒惠元之逸令其將冉宗
以百餘騎追及於好時縣惠元計窮父子三人並投人家井中冉宗
並出而害之興元元年贈右僕射仍賻絹百匹惠元男尚食奉御晟
贈中監左衛兵曹參軍曷贈邠州刺史懷死難也

李元諒本駱元光姓安氏其先安邑人也少為宦官駱奉先所養冒
姓駱氏元諒長大美鬚勇敢多計少從軍備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
鎮國軍節度使李懷讓署奏鎮國軍副使裨領州事元諒嘗在潼關
領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偽將何瑩之輕騎
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州走瑩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
關將所部仍令義兵因其禾設備徑攻瑩之遂拔華州瑩之走歸元
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
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犄角賊
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
禦鎮國軍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
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潼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
賊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壞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
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帝還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實封七
百戶賜甲第女樂仍與一十六品正真官李懷光及於河中絕河津

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討之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使招之，庭光素輕易元諒，且慢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辱元諒。先祖元諒深以為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於馬燧。詔以庭光為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劫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德宗以元諒專殺，慮有章疏先令宰相諭諫，言勿論。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元諒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接待。中竊思潘原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次侍中為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城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城，無備竊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人。城卑，馬奔還，群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眾，多已奔散。城至空營而已。賴元諒之軍嚴固，城既入，營虜皆散去。是日無元諒軍，城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次

與瑊俱中，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良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丁母憂，加右金吾衛上將軍。起復本官。帝念其勤勞，又賜姓李氏，改名元諒。四年春，加隴右節度使。度營田觀察，洮臨軍使，移鎮良原。去城多，摧圮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苾林、雍草，斬荆榛，俟乾盡，其方數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對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殖之業，陶冶必備。仍於城築臺，上設車弩，為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涇隴由是乂安。虜深憚之，以疾。貞元元年十一月卒。于良原年六十二。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韓遊瓌，河西靈武人，仕本軍。累歷裨補，積功至郿寧節度使。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合兵三千人，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八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伍，絕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關。城下小不利，乃退入城。賊急

奪門遊瓌與賊隔門血戰會暝方解自是賊日攻城遊瓌惟明乘城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息赴難之功遊瓌首焉李懷光反從駕山南德宗以禁軍無職局六軍特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以遊瓌惟明賈隱林等分典從駕禁兵李晟移軍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扼京東要路渾瑊與遊瓌戴休顏分典京西要路犄角進攻興元元年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例授奉天定難功臣李晟收京城遊瓌三將亦破賊於咸陽德宗自興元還京渾瑊與遊瓌休顏三將從李晟尚可孤駱元光三將奉迎論功行封與瑊等相次還鎮邠寧三年以子欽緒與妖賊李廣弘同謀不軌時遊瓌鎮長武城事將發欽緒奔于邠州邠州將吏械送京師遊瓌以子大逆請代歸固欲詣闕詔不許遊瓌縶繫欽緒二子送京師請從坐上亦有之十二月遊瓌入朝素服待罪入朝堂遽命釋之勞遇如故復令還鎮初遊瓌入觀邠州將吏以其子謀叛又御軍無功必受代餞送之禮甚薄及遊瓌見

中領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將兵名聞軍中遊瓌畏其逼已將誅之希朝懼出奔鳳翔上素知名召入宿衛及遊瓌遣五百人築義城兩板而潰又邠州反卒數百人縱掠而叛其無方略失士心皆此類也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遊瓌自率衆戍寧州四年七月除將軍張獻甫代遊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衆知乃輕騎夜出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掠且圖監軍楊明義第請奏范希朝為帥都虞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翌日請希朝乃復入城與軍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為賊首各言之以罪歸之餘悉不問於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方定上聞軍情欲希朝乃授寧州刺史為獻甫邠寧之副遊瓌至京授右龍武統軍十四年卒李廣弘者或云宗室親王之胤落髮為僧自云見五岳四瀆神已嘗異為人主貞元三年自邠州至京師七月市人董昌者通導廣弘舍于資敬寺尼智因之

室智因本宮人董言以酒食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震
神策將魏修李修前越州參軍劉昉陸綬陸絳陸克徐綱等同謀為
逆廣弘言岳瀆神言可以十月十日舉事必捷自欽緒已下皆有署
置為宰相以智因尼為后謀於舉事日夜令欽緒擊鼓於凌霄門焚
飛龍廐舍草積又令珍震盜擊街鼓集城中人又令政諫修等領
射生神策兵內應事克縱剽五日朝官悉殺之事未發魏修李修上
變令內官王希遷等捕其黨與斬之德宗因禁止諸色人不得輒入
寺觀

賈隱林者滑州牙將也建中初為本軍兵馬使令率兵宿衛朱泚之
亂諸軍未集隱林率衆扈從性質朴在奉天賊急攻城隱林與侯仲
莊遂急救應難險備至既而懷光軍至逆賊解圍從臣稱慶隱林抃
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
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其
稱之累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將幸山南而卒贈左僕

射賜其家實封三百戶賻給百匹米百碩喪葬官給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也少從軍嘗為郭尚父子儀裨將積功至朔方
軍節度使軍令嚴肅士卒皆悅服初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與
鹽州刺史戴休頰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赴難軍已次漢谷為賊泚
邀擊乘高縱礮又以大弩射之者衆德宗令出兵援之不得進希全
退次邠州以卦難功加檢校戶部尚書行在都知兵馬使從幸梁州
帝還京師江太子少師檢校右僕射兼鹽州大都督御史大夫受降
定遠城天德軍靈鹽豐等州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餘
姚郡王希全將赴靈州當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
君臣箴以賜之其辭曰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
皇立有極駿命不易摠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
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
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諛
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擊舟

蒸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為其
懲而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聞諸辛毗牽裾魏后
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
何言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今既出而焉悔敢鍾在宮聲聞于外
浩然涉水朕未行艾將負矣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實匡
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舜子寡昧獲續丕緒
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輟此祭衛斃于大邦癡闕
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被千虜
備于八章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歌器或誠以辭或警
以事披圖演義發于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
鮮慎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
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
賢忉忉唱子和汝式示深衷尋兼本管及夏綏節度都統加太子少
師希全以鹽州地當要害自貞元三年西蕃劫盟之後州城陷虜

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通邠坊甚為邊患朝議是之九年詔曰
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固疆里偃
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
邇延慶保杆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庭障烽燧不接三
隅要害後戎其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
坊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
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故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
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思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
夏克寧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
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夏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
使張獻甫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銀夏節度使韓潭邠坊節度使
王栖曜振武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練將士令三萬五千人同
赴鹽州神策將軍張昌宜確知鹽州事應夜集雜役取六千人充其
鹽州防秋將士率三年滿一代仍委杜彥先具名奏聞悉與改轉朕

情非已欲志在靖人咨爾然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命陳力忘憂
勉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其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副朕志凡後
六千人二旬而畢時將板築仍詔涇原劔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牽
制之中是板築之時虜不及犯塞城畢中外稱賀由是靈武銀夏河
西稍安虜不敢深入希全久鎮河西晚節倚邊多恣橫帝嘗寬之豐
州刺史李景略威名出其右希全深忌之疑畏代已乃誣奏景略德
宗不得已爲貶之素病風眩暴疾益甚判官監察御史李起頗忤之
希全又誣奏殺之將吏皆重足脅息貞元十年正月卒廢朝三日贈
司空

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馬美玉玄宗
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還國與西安節度使
高仙芝同擊破薩毗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
皆同正至德初聞安祿山反勝乃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
國人留勝以少女爲質而後行肅宗待之甚厚授特進兼殿中監廣

德中拜驃騎大將軍毗沙府都督于闐王令還國勝固請留宿衛加
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王實封百戶勝請以本國王授曜詔從之勝
乃於京師修行里盛饌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建中末從幸
奉天爲兼御史中丞駕在興元勝爲右領軍將軍俄遷右威衛大將
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才代嫡承嗣兄勝旣讓
國請傳勝于銳上乃以銳爲檢校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固辭且
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
詔王諮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府除以勝爲原王傳卒時年六十四
貞元十年贈涼州都督于銳嗣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也少從軍於幽薊平盧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
將充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反隨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
田神功之討劉震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
旣爲充鄆節度使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時厲吐蕃陵犯代宗幸
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郡公建中

初河北諸節帥叛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爲都虞侯累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豐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屬德宗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收復宮闕驟加御史大夫檢校常侍旣而晟爲鳳翔涇原元帥數出軍巡邊常令君牙掌知留後軍府安悅貞元三年晟以太尉中書令歸朝君牙代爲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石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尋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十四年卒時年七十一慶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初在朔方爲部軍前鋒常有功授甘泉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擒生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遷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朔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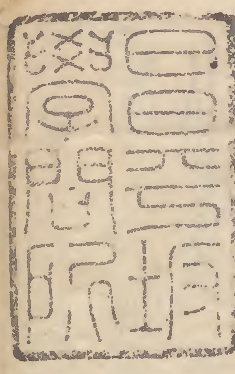
以朝晟爲右領兵馬使將千余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時朝晟又懷密爲遊瓌將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遊瓌即日使懷寶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授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謀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于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寶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用爲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遊瓌宿衛以張獻甫代之獻甫在道軍中有裝滿者屬亂劫朝晟朝晟陽許之密計斬三百余人獻甫入改御史大夫九年城益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統分士馬鎮木波堡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十三年春朝晟奏方渠

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漢兵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集諸州凡與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盭州之後咸集諸軍皆戎盡知之今臣竟迫虜若大興兵卽番戎來寇來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旬而功畢番人始知已無奈何上從之已言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旅置然疲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涼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移軍寧州構疾旬余而卒

張敬則者不知何許人本名昌後賜名敬則初助劉玄佐累有軍功官至鳳翔節度使常有復河湟之志遣大將野詩良輔發銳卒至隴西番戎大駭元和二年六月卒

史臣曰有唐中否逆寇勃興天王寤以蒙塵諸侯忘而赴難可孤生居沙漠挺然慷慨命之風功冠貔貅屹爾有不矜之色李觀文儒之

胄樂習兵戎戴聖主著定難之勲救渾城於會盟之變休頰斬使嬰城懷光股慄惠元窮威自致天子軫悼元諒退兵章敬力戰讓功雅有器度及不忍小忿專殺庭光請罪軍門壯哉烈士其下諸將鬱有勞能勝生異域推位讓國堅留宿衛顧慕華風居中土者豈不思庶讓耶斯乃高祖之基太宗之業貽厥孫謀不徒虛語贊曰建中失國嘯聚氛慝景五載正雄歌鍾甲第珪組繁錫凡百人臣忠爲令德



各作

三

